

HAPPY TOGETHER

欢乐时光



韩国 SBS电视台

郝群欢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青春即使荆途坎坷，
只要有爱，
我们一起欢乐走过。



韩国SBS电视台

郝群欢 /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欢乐时光

图字：01—2002—6370 号

Happy Together by Bae YooMI and SBS TV Station, Korea

Copyright © 2000 by Choi Ho Ye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SECOTech Co., Ltd., Seoul, Korea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社团法人)
韩国放送作家协会 through SECOTech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乐时光/(韩) 韩国电视局改编; 郝群欢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1

ISBN 7-5008-2975-2

I. 欢... II. ①韩...②郝...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09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翠明文印中心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1.25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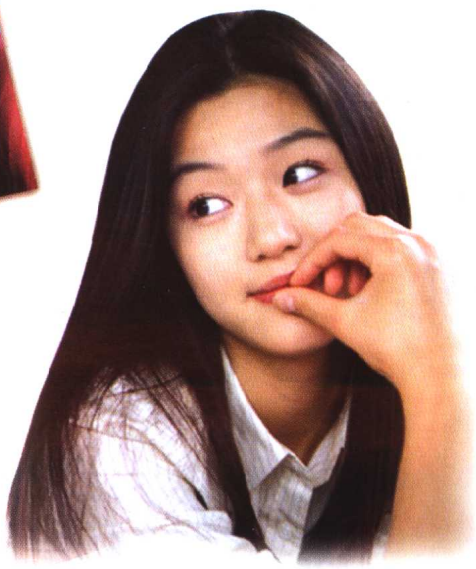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欢乐时光

HAPPY TOGETHER



全智贤





欢乐时光

HAPPY TOGETHER



欢乐时光

HAPPY TOGE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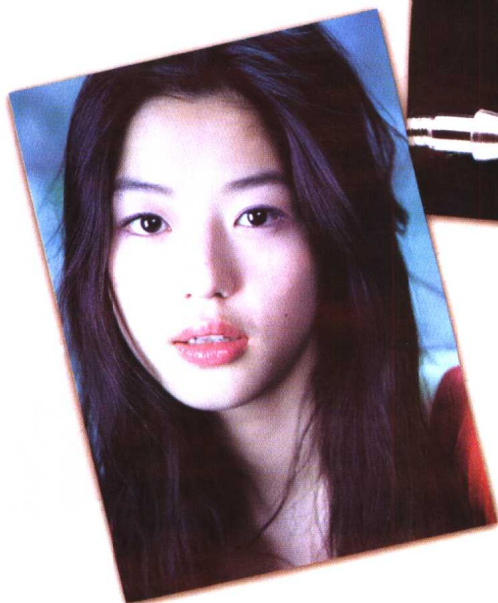
李秉宪



宋承宪

欢乐时光

HAPPY TOGETHER



全智贤



引子

“三流的强盗和以身殉职的警察的女儿！妈妈就那样和爸爸认识了。爸爸带着太丰哥哥，妈妈带着灿珠、文珠两个姐姐和志锡哥哥，这么多人凑到了一起，组成了新的家庭。然后，我，徐允珠，就诞生了。可是，我们这么个大家庭，只在一起生活了七年，就又散开了。是的，真的是散得七零八落。”

这是故事里五姐弟中最小的允珠在与哥哥姐姐失散多年以后道出的一句充满无限辛酸与感伤的肺腑之言。



第一章

三流的强盗和以身殉职的警察的女儿！妈妈就那样和爸爸认识了。爸爸带着太丰哥哥，妈妈带着灿珠、文珠两个姐姐和志锡哥哥，组成了新的家庭。然后，我，徐允珠，就诞生了。

正午，秀荷和她的男朋友志锡来到蚕室棒球场，准备观看一场异常激烈的比赛。比赛还没开始，可是球场上的气氛已经热闹得不得了。大家都在热切地盼望着这场将要进行的激烈比赛。

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头顶上，观众席上挤满了狂热的球迷，人头攒动，像芝麻粒撒满了座席一般，分不清个数。照相机的镜头不停闪烁，捕捉着棒球场的每一个角落。两个球队的啦啦队有节奏地舞动着手中的小棒，做

好声援的准备。不一会儿，两支球队出场，队员们的样子清晰可见。球场的上空，不时传来解说员和评论员高亢激昂的声音，他们正在为观众们介绍两队曾有的战绩、赛前训练状况以及各队优秀选手的相关资料。

突然间，“哇——”，观众席上爆发出一声震耳的欢呼，观众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边鼓掌边像喊口号一样高喊：“安在旭（韩国著名歌手）——”。

秀荷吃力地拨开兴奋欢呼的人群，使劲伸着脖子，想看清那个歌手的模样。终于，穿过人缝，秀荷看清了他，只见她两眼放射出兴奋的光芒，也跟着喊了起来。突然，她一把抓过旁边座位上的那个男人的胳膊叫道：

“哥哥，哥哥，快看，安在旭啊，安在旭，今天可有好戏看了，看来肯定要有始球式（棒球比赛开场前由某个著名人士出面，先象征性地投球以激起人们观看欲望）了。噢，天哪，太帅了，真是太帅了，嗯？”

回过头一看，秀荷吓了一跳，原来自己抓到的并不是志锡的胳膊而是一个陌生的男子的胳膊，再往旁边的座位上一看，志锡在那儿正低着头，似乎在想什么。秀荷赶紧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又偷偷地瞟了一眼志锡，这才觉得很没意思地“嚯”地坐了下去。志锡虽然已经意识到秀荷的鲁莽举动，但仍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紧紧地盯着前方。

情绪高涨的观众们又欢呼起来了，不断有人起来挥舞着胳膊呐喊。人群中，秀荷和志锡坐在那儿，像两个毫无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一般。

这时，只见赛场上，歌手安在旭扬着手正向观众们微笑致意，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浑身力气，全神贯注地做好了投球的准备，把球抛了出去。二区球场上，打击手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可是，不幸的是，抛出去的球还是重重地击在了他的身上。与打击手同属一个球队的队员太丰见此情景，不禁挥舞着球棍，气愤地大叫道：

“唉，这个大笨蛋，怎么会……”说着，向着投球手摆了个



要揍人的姿势说道，“嘿！你真他妈的不错啊，啊？”

赛场上，投球手做了个抱歉的表情，一下子，观众席上唏嘘不已，整个球场沸腾了，观众席的座位却一下子空了。太丰这时候终于控制不住了，大骂道：

“你他妈的身价要是值5千（这里指的是美元），那我的身价肯定是5亿，臭手，瞎猫啊，睁着大眼睛漏掉球?!”

太丰越说越气，越气越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哎呀，看什么呢？你，瞎了眼了？球都看不清!”

这时，一旁的必中看不惯了，刺激他道：

“啊，就你行，你穿那套球服时，也不是才拿人家一半的薪水吗？人家明年就能升到一级了，你呢？没准二级可能都干不完，就会被人辞了呢?!”

“唉，还不是家里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是我狗熊了？嗯？唉，宁作鸡头，不作凤尾嘛。”

“什么？要说鸡头，可能我是。就你——还是什么鸡头？再这样下去，就让你退场，永远都不让你上，哼!”

“嗯，不是狗熊，也不是鸡头，那是——”太丰眼睛盯着赛场，突然兴奋起来，“啊，OK，OK，太棒了！昨天的酒水钱，啊，你该拿啊!”

必中一听这话，觉得很是好笑，冷笑了一声：

“不是我拿的，难道是你们拿的？上了酒桌，都像要饭的抢饭似的，不管不顾的，只能看到要吃的东西……就你们，也就是个二级吧。”

“啊，别吵了，啊，怎么了？怎么一垒被淘汰了？别在那儿说废话，快看那个球，啊，看啊，是不是碰上对手了，怎么那么面啊，今天。”太丰挥舞着球拍和必中一起喊道：

“加油，加油，快，快啊!”

同时，兴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摘下了头具。

赛场上，随着“嘭”的一声，东道主蚕室球队的挑战队出其不意地进球了。啦啦队一下子兴奋了起来，文珠就是其中最狂热的一分子。摄像机也一下子对准了为挑战队助威的观众席，不停

地移动，试图抓住最精彩的镜头。在离啦啦队的主队不远的地方，可以见到志锡和秀荷的影子。只是和周围兴奋的观众不同，两个人竟然一副不大感兴趣的样子。

志锡看了看手表，又开始翻他的记事本，秀荷则在一旁拿着两个没有开盖儿的饮料瓶儿，很无聊地摆弄着，嘴里还不停地嘟囔道：“难道是我提议来这里的吗？”

“是我提议来的。”志锡接话道。

“那为什么总是一副死也不想来的样子啊？好像谁硬拉着你来似的？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嗯？”

“不是你父亲给我的嘛，这票？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快看吧，挺精彩的嘛，你不是早就说过想看开幕战了吗？”志锡一边说着，一边仍然看着他的记事本。

听了这话，秀荷一下子生气了，表情严肃地盯着志锡道：

“旁边有个强盗在摆弄记事本，我一个人怎么能看好比赛？是不是哥哥也该跑到赛场上去呢？你想出去扔球吗？最多也就是三个小时嘛，你就不能陪我好好地把球看完吗？”

“唉，算了，快消消气。”志锡一边哄着秀荷，一边把她手中的饮料瓶儿拿过来一个，打开了，然后又递给她。

秀荷并不接志锡递过来的饮料，只是在一旁生气地撅着嘴。志锡见状，赶紧把记事本放到一边，嘴里说着“这下可以了吧”，把饮料又递到了秀荷面前。秀荷这才接过志锡递过来的饮料，眼睛盯着赛场，嘴里叨念着：“长打失误了。”

过了一会儿，秀荷突然又意味深长地说道：

“哥哥？”

志锡眼睛盯着赛场有点儿急躁地应道：“嗯？”

“哥哥和我到今天为止已经认识整整十年了，是不是，我爸爸都知道了，哥哥难道没意识到吗？”

志锡像是真的没有意识到一般，瞟了一眼秀荷，又赶紧把视线投到了赛场上，不过，看神情，对于秀荷的话，他还是很在意的。

“像是在深山老林里一般，不管有多大的响声，从来都只是在我叫你的时候才回头，什么时候会那样呢？哥哥，嗯？”



志锡听着秀荷的话，有点儿模不着头脑，于是歪着脑袋看着她的侧影。秀荷却并不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喝着她的饮料。

过了一会儿，志锡把手机关掉，记事本放到包里，站起了身，并转身对秀荷说道：

“别跟我来，把球看完再回来，啊？”

“难道晚个一两个小时就会出什么大事吗？”

“是的，出了大事了，唉，这过道怎么这么窄啊，费死劲了，你别来，就在那坐着！”说着，志锡匆忙地往外挤，秀荷赶紧也忙着在后面追了出去，嘴里边嚷嚷道：

“才下班多长时间啊？不是有人值班吗？嗯，哥哥？”

志锡也不听她的，只是自顾自匆忙往外走。秀荷紧跟在后面。走着，走着，秀荷终于生气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是我们相识十周年啊，啊？哥哥？”

志锡还是不管她，只是往前走，秀荷大声喊道：“哥哥！！”这时，志锡才停了下来。一旁，一个小混混（马哲柱的部下）听到秀荷大喊哥哥，厌恶地瞪了她一眼，从志锡旁边走过去了。志锡强忍着站了下来。

“人家一天、十天都有纪念的呢，我又没有要求那样，可是再等两个小时就看完了，就那么点儿时间也不能给我吗？”

“不行，现在不行，是非常重要的事，你理解不了，再这样拖下去，就没有时间了，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志锡断然而焦躁地扔下这些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秀荷一个人，很是遗憾地站在那里。

志锡边往外走，边打开了手机：

“汉城地方检察院暴力部徐志锡，请找李警官。”

二区球场的入口，立着场上的挑战队和蚕室队各自的战绩介绍。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领着她的宝贝狗狗海皮来到了入口处，她叫允珠（也叫智允），是来看她失散多年的哥哥太丰打比赛的。允珠一边看着那个牌子，一边对着站在旁边，长得并不好看的小狗狗海皮说道：



“看，我说过吧，应该相见的人就一定会有机会相见的，你看，那队员里面，就有我们的哥哥太丰呢，海皮啊，你也认识我们的哥哥吧？”说着用手指了指赛场上。

海皮其实根本听不懂，只是懒散地摆着尾巴。于是，允珠抱起它，贴近它的耳朵说道：

“如果万一哥哥不能一眼认出我来，那肯定是他早已把我忘了，那样的话，你就和我一起，我们两个人就那样回去，好不好？”

海皮仍然一副漠然的样子，允珠又有些担心又有些不知所措地接着说道：

“我不想成为哥哥的负担，再说，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蚕室球场的啦啦队席上，人们的兴奋升到了顶点。一声胜过一声的哨子声，助威助阵的鼓声，还有就是“加油，加油”的呐喊声。啦啦队里面，一个叫文珠的女孩儿卖力地合着音乐声有节奏地跳着。

赛场外的拇指漫画房，通过电视画面，可以看见文珠在啦啦队里不断晃动的影子。那是一台放在搁板上的废品古董一般的电视机，一只手正在调台。这是，旁边的一个顾客不乐意了：

“呀，就看那个台，大姐，正打得激烈呢！”

于是，那只手重又把台调到了直播棒球赛现场的那个台。那是灿珠——文珠的姐姐，她就是这个拇指漫画房的主人。调完台，走到桌子旁边，灿珠坐下，有些无聊地翻弄着那些漫画书，叹息了一声，并很是不屑地抱怨道：“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嗤！”不过还是忍不住看了一下客人的脸，然后也把视线转向了电视画面。

赛场上，两队正在激战中。

不知什么时候，啦啦队席位边上的门里，小混混王二从拥挤的人群中找到了正在那里卖力地跳着舞，给队员们加油的文珠，



他毫不留情地抓住文珠的头发就往外拖。文珠疼得大叫：

“啊，放开，放开我，兔崽子，我自己能走，你这个混蛋！”

“什么？你说我是混蛋？！你这个贱货！”说着朝着文珠就是一巴掌，“你再给我说一遍！敢骂我是混蛋？贱货，你难道没看到是谁让三个电视台的拍摄人员总动员，来到了这个棒球场上吗？你说谁给全国人丢脸了？啊？”

这时，在躁动的人群中挤出来的小混混张三手里握着扩音器走上了台阶：

“啊，注意了，嗯，怎么说呢？嗯，先生们，女士们，打搅大家看球的雅兴，真是抱歉，可是，听我说，从社会治安的角度讲，我们是要抓一个骗子才光顾这里的，她竟敢骗取别人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在小混混张三的上述“合理”陈词中，文珠被小混混王二活生生地拖到了门里面。

“疼！啊，疼死我了！你放开手吧，我不会逃跑的，你可是男子汉，又是仗义的强盗，你太可怕了，我怕你，所以我不敢逃跑的！”

听了文珠那话，小混混王二想了想，终于把手放开了。文珠又接着恳求道：

“多谢啊！呀，强盗！到哪儿去搞点儿烟来吧，我现在想抽烟都快想疯了。”说着露出了一副极其可怜的样子。

那小混混王二看着她的可怜相，竟也心软了，从兜里掏出了烟盒，从里面抽出一颗，递了过去说：

“就这一次，唉，真他妈的。”

“光给我烟，怎么抽啊？没有火吗？”

小混混赶紧把手又伸进衣袋里翻找起来。文珠这时候小心地看着他，决定伺机逃跑。那小混混也没注意，还正拿出了打火机，打算给她点烟。文珠抓过小混混打开打火机的手，朝着他的眼睛“嚯”地一下，就甩了过去，然后就没命地跑掉了。小混混大喊一声“贱货！”便跟在后面追了起来。文珠在前面没命地跑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往后瞧，后面不远处，小混混王二

奋力地追着。

二区球场上的一角，太丰仰望着蔚蓝的天空，态度虔诚地祈祷着：

“父亲，我是大儿子，您的长子啊，求您保佑保佑我吧，保佑我能顺利荣归蚕室，就这一次，啊？帮帮我吧，父亲，啊？”

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虽然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太丰依然虔诚地继续祈祷着：

“现在我们已经到一垒了，父亲，我要是也像张宗勋（韩国著名棒球手）那样，一鸣惊人该有多好啊。很快我就会找回我离散十三年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们了，父亲，我一定要找回他们，您放心吧。”

开战后，太丰神情高度紧张地站在那里，心里在不停地敲鼓，眼睛直直地盯着对方的投手，说：

“呀，求求你了，景浩啊，我们队已经落后你们三个人了啊，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啊？让我吃好这碗饭吧，啊？！”

他的队友必中在一旁看到他的那副样子，不耐烦地说：

“别在那儿等着天上掉馅饼了，仔细看准球才是正事儿。”

太丰于是作了个极其认真接球的准备姿势，嘴上还是忍不住祈祷道：

“唉，即使不是正球，至少也该给个四球吧，我就不期望那么多了啊，景浩呀，啊，给我个四球吧！”

那一边，投手抬起一条腿，开始投球了。只见那球要命地沿着一条直线就飞过来了。太丰看着那球出了手，嘴里大喊一声：“他妈的，不是让你发四球吗？”说着本能地向场外瞟了一眼，看到了教练一副“你小子不行啊”的表情和俱乐部主任要砍脖子的动作，太丰有点急了，往手心里使劲儿地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他妈的，死定了！”第一个球就这样错过了。

这时候，赛场外，允珠望着球场上的太丰，暗暗说道：“哥哥，加油，加油啊！比赛结束，我们……就能见面了啊。”